

【董桥作品】繁体字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2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脚步 / 董桥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95-1139-6

I. ①记… II. ①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29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出 品 人：刘瑞琳

责任编辑：曹凌志

王 睿

装帧设计：陆智昌

制 作：陈基胜

王 琼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6.625 字数：80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上星期英国朋友替我找到丁尼生三本诗集，一八二七、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三的初版，著名书籍装帧家利维耶旧皮装帧，深绿烫金色花纹，三本合装在黑皮金字书盒中。每本诗集里都珍存一封丁尼生真迹手札，第一本里那封写给厄特里教士，说星期天晚上起程去多佛尔，星期一上午十点四十五分过多佛尔海峡，暂时避开不去巴黎，怕遇上骚乱，转往布鲁塞尔。是一八六九年六月十二日写的，巴黎正在举行大选，群众上街游行争取共和政体。我听说厄特里一生爱山，到处游山看山，跟丁尼生结伴去过瑞士玩了一个月，山上路人看到诗人跪在地上俯身观赏野花丛中一只蜻蜓，高声大叫说他隔着蜻蜓的双翼看得到花的颜色，一朵阿尔卑斯山玫瑰。

夹在第二本里的那封信写给替丁尼生出书的出版社，短短一句话，吩咐出版社让厄特里教士随便挑走诗人的书，要多少给多少。签名底下日期是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本里珍存的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写给诗人作家贝涅特，也很短，谢谢贝涅特的乐谱和诗评，说不是每一只鸟都会唱出这样好听的歌。这三封手札里写给厄特里那封连信封都保存了，贴着一个便士邮票，教士地址在 Streatham Common，我旅居英伦那几年住过那一区附近，搭火车天天经过，是个老乡镇，绿荫怡人，整天懒洋洋，连火车站月台上的鸟胆子好像都比别处的鸟大，不避人。奇怪，一八二七年那本丁尼生昆仲诗集书后贴了一张对折手稿，写明是丁尼生没有发表过的诗，共五节。字迹纤秀，英国朋友说不像丁尼生笔迹，我看也不像。这三本书里夹着的三封手札《丁尼生书信集》里都收录，那五节未发表的诗倒是待考了，要慢慢翻查丁尼生传记材料也许拼得出头绪。

我今年六十八，猎书猎字猎句猎了大半辈子，偶然猎得这样一盒老书几页旧信依然高兴得不得了。小时候

家里大人带我去一家破庙探望一位江浙老和尚，都说老和尚相术高明，随便批两句吓得倒一众信徒。那天他摸摸我的头说：“十七岁出外漂泊，二十三岁与字与书结缘，一生不渝，旁的枝枝叶叶尽是造化，不必多说！”大人们半信半疑，半喜半忧，溜到嘴边的一句话只好吞下肚子里去：“靠字靠书，这孩子将来愁不愁衣食？”罗素说他两岁那年家中大人教他读诗，对着一堆客人他背得出丁尼生的两行诗。我是抗日婴儿，生下来逃难逃不停，拖到六岁才背得出那首“床前明月光”。总之过完十七岁生日我真的飘洋到台湾读书，毕了业颠颠簸簸住过许多陌生的地方，没有一天离开过字与书。二十三岁在新加坡牛车水一家破旧阴暗的书店里淘到一函线装《梦溪笔谈》，我高兴得两眼泛泪：“是宋版书吗？”朋友吓一跳。“是清末民初的版本。”我说。多年后在伦敦买到第一本狄更斯残破的初版我也想哭。

庙里老和尚不点破我也推算得出此生毫不长进。惟其不长进，这几十年里我才摸不着天多高地多厚写得几十本书：心中学问越小笔里胆子越大。美国幽默作家

罗伯特·本奇利说他写作写了十五年才发现他根本毫无写作天份：“可惜我已经太有名了，没办法封笔。”他家三代人都出了作家，孙子彼得写《大白鲨》拍成电影红得不得了。老本奇利当过演员也写过戏剧评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给《生活》杂志和《纽约客》写剧评叫好又叫座。我连改行写剧评都太晚了，当演员也休想，太老了。只好尽量守本份，拼命看书拼命玩书也拼命丢书：看不下去的书越来越多；看得下去的书大半是老书。老书已然好玩，配上老装帧老得典雅老得气派，那是玩不厌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一九三〇年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印得大方，水蓝色封面反白字，怕弄脏，英国旧书商替我找装帧店做了个布面书盒贴一块烫金字的红皮，妥当极了。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九二八年翡冷翠出版，一千本里编号三三〇，劳伦斯签名，也供养在后配的书盒里，东京那位旧书商包了好几层牛皮纸送到我家来。英国有个老前辈许多年前去法国拜访毛姆，他说毛姆家的藏书又多又整齐又体面，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

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埃德蒙·威尔逊说好几位读书品味很高的饱学之士常常劝他不要低估毛姆的作品，可惜威尔逊始终看扁毛姆，判定他终归是个二流作家。他说英美读书界程度下降了毛姆才那么红：“他的作品确实好看，确实有趣，文词越浅白越见文采，可是他的故事到底是杂志货色，就算题材严肃，情节还是蹩脚得要命。”他说那是毛姆写连载小说媚俗之计，每一期都要制造一些奇情。我是老派人，还是喜欢毛姆。我的文章从来都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肯定也是威尔逊说的“杂志货色”。我的文词还没有练出毛姆的功力，我很介怀，也很沮丧。我深信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年轻的时候我效颦，很高眉，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情。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阅世一深，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那是境界！我读遍毛姆的作品，“我”字摆进去的都好看；没有“我”字的长篇短篇都逊色。“我”不可怕事，总要堂堂正正站

得出扛得起才行。

这当然是偏见。说不定七十岁以后我又生出另一些偏见。到时再说。写作免不了师承也免不了偷艺。大仲马不介意妻子跟朋友私通，还喜欢把情人让给小仲马消受，小仲马忍不住说：“我真腻烦了，老爷子你怎么老把你的老相好让给我睡。新靴子也要我先穿松了你才穿！”大仲马听了说：“那是你的造化，证明你的器官够粗你的脚够细。”大仲马写得出《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终于也写得出《茶花女》。连出家人悟禅听说都要本源。邱琼山路过山寺，惊见四壁都画满《西厢》：

“空门安得有此？”

“老僧从此悟禅！”

“从何处悟？”

“悟处在‘临去秋波那一转’！”

三十多年前伦敦旧书商克里斯说埃蒙特·威尔逊这样的人多得很：“毛姆只有一个！”他说他做旧书生意二十多年，走进书店找毛姆的客人多极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有，从来没有人找威尔逊。“丁尼生的老诗集也

是，收进一本卖一本，也许是学校里一代一代的学生都要读他的诗。”英国批评界几乎都跟诗人奥登的说法一样，都说丁尼生抒情最耐读，叙事诗、史诗都弱。艾略特称赞他是听觉最灵敏的英国诗人，不输弥尔顿，说他韵脚押得尤其精到。桂冠诗人奥斯汀说丁尼生的诗是“客厅诗歌”。我倒深信文学作品赏心之余还要悦目，案头这套诗集摆在客厅里绝不寒伧，每一本都曾经美国三大藏书家珍藏，贴了印记。一位是 Abel Berland，芝加哥著名律师，坐拥世界级藏书室，二〇〇一年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开专场竞拍藏品。一位是 Frederick S. Peck，十九世纪生在罗得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名门之后，做过官，收藏拜伦遗著出名。还有一位是 Harry B. Smith，纽约人，作家，音乐家，珍藏名家手稿信札最多，一九一四年《纽约时报》全版写他的藏书室。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

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千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巩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在大陆重编重印我近十五年里的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居间商议，海外传统纸本书整理成国内一套传统纸本书，我想试试。五十年前我在台南一位老先生家里看到墙上挂的一副对联，“雨久藏书蠹；风高老屋斜”，句子好，字也好：纸本书即便藏着蠹鱼也甘心，也诗意。都说老头子都倔，电子狂风都吹斜了我的老房子了，书香不书香挑起的事端我倔到底。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香港

目 录

1	楔 子
5	总统先生不讲风水
9	告别老《泰晤士报》
13	孙多慈的寒江心影
17	王世襄孙儿写情侠
21	书评周刊要我谈读书
25	五十八个人写书房
29	给台湾做件嫁衣裳
33	张充和的伤往小令
37	黄永玉画上的题记
41	故国如今盼此音
45	“汝食之何其无厌”

49	走过鹿港辜家祖宅
53	苏珊·桑塔注疏
57	余家后园牡丹盛开
61	四九年后的周作人
65	汪精卫的三个女人
69	别吵，哈维尔在看书
73	相思树下搜神小记
77	宜酒食，长富贵，乐无事
81	百老汇熄灯送别米勒
85	姚克先生功力管窥
89	靳以、曹禺是换帖兄弟
93	夏志清先生的长衫
97	想起梅志的那句话
101	新闻太闷，写点旧闻
105	古董钢笔的故事

109	沙特一百岁冥寿
113	写给徐国能的新书
117	扬之水笔下香事
121	寻找贝娄的耶路撒冷
125	伦敦 VE Day 前夕小记
129	Selfridges 那个午饭
133	意大利橄榄树的辩证
137	写给汤家骅的新书
141	巴黎左岸乔治的书店
145	纪念阿赫马托娃
149	白谦慎带来了《桃花鱼》
153	俞平伯给艾德林的信
157	巴黎栗子树的迷惑
161	敬悼启功先生
165	忽然怀念辜鸿铭

楔 子

罗马那所暗红色的宅院很老了，在西班牙台阶旁边。诗人济慈一八二一年二月肺病在那里过世，才二十五岁。房间天花板上画了很多白色雏菊，有点旧气，有点斑驳。老家具都烧了，怕病菌传染，教皇下的命令。对面那家咖啡馆我去过好几次。济慈的画家朋友常常蹿进去买点吃的带回济慈房间搁在炉火上温一温。雪莱也跟济慈住过，好像只住了短短几个月，济慈去世不久他在地中海翻船死了，骨灰送回罗马，两个诗人跟一个画家一起葬在基督教墓园。

今年四月尾我的罗马假期跟意大利的晚春一样多心。旅馆在西班牙台阶尽头的高地上，门前几个潦倒的画家

天天在路边兜售彩色的旧梦：“罗马等着你去阅读她，”一脸风霜的叙利亚画家一边翻箱子找画笔一边对我说。“像我等着你来阅读我的作品一样。”奇怪，我真的是在重读我记忆里读过的罗马：我只会凭记忆给眼下一条长巷一株古树一扇旧门注一些脚注。那似乎是我读书生涯的回报，当然也是我旅行分心的亏损。我不在乎。我情愿委屈意大利景物做我记忆的插图。那其实是体贴这个古老国度的心意，连许愿池边扔下三枚铜钱我都担心水花会溅醒醉倒在陌生故土上的万神。

有一天，汽船从波西丹诺经过蓝洞中的神秘蓝光开到卡普里岛，我仿佛又回到了一九六三年台南的校园跟希腊诗人荷马重逢：“我命名这个小岛为繁花之邦！”他说。游客真多，我找不到引诱尤里西斯的海妖美人鱼：她们一定跟着尤里西斯还乡了。我抛开红红绿绿的人群快步走上耀眼的礁岩：古罗马奥古斯都大帝用伊基岛跟拿波里人换来的仙境。地势又高又崎岖，岛南岛北温差四度，百草千花像梦像幻，风过处，橄榄和葡萄的芳香是欲望的气息，怨不得盛世皇帝提比略甘心放弃罗马迁

都卡普里！

“可是，提比略毕竟没有他的岳丈奥古斯都博大宽仁，”波西丹诺旅馆阳台上抽烟斗的美国人说。“他晚年太暴虐了，卡普里近卫军长忍不住把他杀了！”我瞥见他的咖啡杯子旁边放着一本论高尔基的书。高尔基在卡普里岛上建过一幢别墅招待过列宁去散心。“列宁会喜欢那样妩媚的古迹吗？”美国人皱起眉头凝望蔚蓝的海天。“我怕的是卡普里一下子成了小好莱坞。”我倒不怕，Norman Douglas 一九五二年老早怕过了：“At this moment Capri is in danger of developing into a second Hollywood!”他写的是《卡普里脚注》，记得一九七五年在伦敦读了那段文字我在书眉上用铅笔草草写了六个字：“历史抗拒浓妆”。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二夜

总统先生不讲风水

梁先生那天说美国报上的社论揶揄中国大陆的书市出现假的克林顿自传，非法酿卖私酒似的“bootlegging Clinton”：“丢尽中国人的脸！”我也看到了那篇社论，说自传里写克林顿年轻的时候在故乡跟叔叔坐着一边吃火腿一边称赞中国是全世界文化最老的古国，称赞人类四大发明全是中国人的发明。自传里还写克林顿在未来丈母娘面前大谈《易经》博取青睐，写克林顿告诉希拉莉说他的诨号叫“大西瓜”。

梁先生说这本书也许不完全是伪作，骨架还是翻译了克林顿那本自传，只是删掉了批评中国的段落，加上了歌颂中国的杜撰，听说 Alex Beels 在这一期的 *Harper's*